

安可思  
林英津  
撰

《類林》西夏譯本之研究

大陸雜誌第八十四卷第五期抽印本  
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五月十五日出版



## 《類林》西夏譯本之研究

中央研究院 林英津  
歷史語言研究所 安可思

### 一、前言

到今天，還是可以看到一些西夏（註一）語文的文獻（註二），比如佛經、儒教典籍、《類林》、《孫子兵法》以及《西夏法典》。佛經和儒教典籍由漢語直譯，對西夏語法研究沒有大的幫助。《西夏法典》沒有對譯資料，所以讀起來很困難。但是《類林》以及《孫子兵法》都以很流暢的西夏語來翻譯，也有對譯資料。所以對研究西夏語的語義、構詞、文法、音韻，以及西夏的社會都有幫助。比如，在西夏所留下來的字典當中，只有一小本是夏漢的對譯字典（見第二節）。所以有一些西夏字，我們還不能確定是什麼。但是因為《類林》有漢文本，我們可以從上下文推測西夏文的字義。況且，在西夏語的研究中，構詞法的問題還是弄不清楚。有的時候我們對一個複合詞的每一個字的字義很清楚，但是對這個詞的詞義還是不明白。通過《類林》之後，我們就比較清楚那個詞的詞義，而且還能分析西夏語構詞法的某些特點。因為《類林》的語言很流暢，所以很值得我們研究它的文法的特點。因為西夏在Lolo-Burmesse這個語支裡有最早的文獻，我們可以推測Lolo-Burmesse的原本的文法情形。

《類林》的對音字非常多。國立台灣大學西夏語文學教授其煌城在一九八七年的研討會上說過：

「《類林》西夏文譯本中所含對音字，除了名、字、地名、官名、書名以外，尚有動物名如「孔雀」、「海龜」，植物名如「葛藤」、「蒺藜」、「柘檀」、「柘竹」、「紫荊」樹、「華表」木，星辰名如「景」星、「少微」、「處士」，樂器名如「瑟」、「筑」、「琵琶」，曲名如「廣陵散」，建築物名如「銅雀」台，物名如「赤石

脂」，五音「宮、商、角、徵、羽」等不一而足，可謂包羅萬象，應有盡有，如此豐富的對音資料不但可用以研究西夏音韻，亦可用於研究當時之漢語音韻。」（註三）

此外從《類林》的借詞以及詞彙我們能夠看出來西夏的一些社會的特徵。

但是，研究《類林》不簡單，現在一共有四百二十六面，每一面有七十二個字，而且更重要的是這本書不全，連序都沒有。

《類林》西夏文譯本乃西元一九〇八年俄人克茲洛夫(P. K. Kozlov)於黑水城所掘獲，現藏於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

一九八三年蘇聯西夏文學者克平(K. B. Kepding)出版了《類林》已佚漢文類書的西夏譯本一書，刊布了西夏文本《類林》的全部影印件，並將其中大部分譯成俄文。原書共十卷，現有部分殘缺，卷一全佚，卷二僅存一頁，卷三、四、六、七、八保存完整，卷五殘四篇半，卷九尾稍殘，卷十前殘一頁，尾殘一篇半，書為木刻本，刊印于西夏乾祐十二年（一一八一年），蝴蝶裝。

《類林》西夏文譯本所據原書早已佚失，但是有《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以及一些敦煌殘卷可提供對照研究，三者之間的關係經王三慶先生（一九八五）之研究，已大體澄清，王先生也進一步作原本《類林》篇目次序之復原工作，這種工作對西夏文譯本的研究頗有貢獻。

但是，研究西夏文的《類林》還必須每一個字每一個字都查出來。為了讓讀者了解怎麼把這些字查出來，下一節會說明我們有什麼樣的參考書。在第三節，為了看到目前解讀的成績，我們試著把《類林》的一個短故事加以解讀。讀完之後，會談這篇小故事怎麼增進我們

對西夏語文的了解。在結論裡，會提出一些值得研究的方向。

## 二、研究《類林》的工具書

讀到第三節的時候會發現注解裡面時常會提到幾種書的名字；這些書都幫我們研究西夏語文。第一個是一個西夏字典，只有這本有西夏漢文的對譯。第二，是一個西夏字典，全部都是西夏字。第三是西夏的韻書；第四是一個俄國學者編的工具書。

1、《番漢合時掌中珠》是西夏人骨勒茂才於公元一一九〇年寫的一本漢夏對譯語詞與短句的彙集。在西夏字旁邊有漢字注音；在漢字旁邊有西夏字的注音。這本彙集分為三大類「天、地、人」。每一個大類也分成三個小類，如下：「天體上，天相中，天變下」，「地體上，地相中，地用下」，「人體上，人相中，人事下」。現在流傳的是羅福成的石印手抄本，一共有三十七頁。由於《掌中珠》有序文，所以我們知道這本書是一人一時之作，材料的性質不能懷疑，而且地域也有個範圍。這本書的功能就是(1)研究字義，(2)研究西夏語中的漢語借詞，(3)另外一方面可以修正西夏音韻系統的擬測，(4)同時可以幫助學者了解十二世紀末漢語的西北方言。但是《掌中珠》也有一些限制：一、材料不多，二、西夏字對漢字不是一對一的關係（學者要特別注意這點），三、必須配合其他的資料才能擬測西夏字的讀音。

2、《文海》不會晚於一一二四年，是一本模仿《廣韻》的字書，全書先按聲調分冊，又仿《說文》依韻母分卷。現在只存平聲部分，分為九十七韻類，一共有二五七七個大字的字形字義解說；每一個韻類也有反切注音。又有《文海雜類》收的字恰好是文海沒有的字，都是比較特別的聲母的字，而且平、上聲都收。《文海雜類》按聲母分類：平聲有齒頭，牙音，正齒、喉音，舌齒；上聲有牙音，正齒、喉音，舌齒。《文海寶韻》是一個西夏字表，原書早在俄國失蹤，現在只有俄譯文；沒有字形、字義解說，也沒

有反切注音。同音字用圓圈跟其他的字隔開。《文海》和《文海雜類》最大的功能是你們都有字形字義的解說，況且反切注音也使學者對西夏聲母的系統有更細密的了解。但是，也有一些限制：(1)文字字形的解釋會有循環的結果。(2)因為《文海》下冊丟掉了，上聲沒有資料。(3)我們不知道分韻的標準是什麼。因此為了克服這些困難，《同音》和《文海》應該配合起來用，由《同音》舊版可以知道哪一個平聲，上聲放在一起，就可以確定《文海》上聲的韻是什麼。

一九四九年俄國學者克平等出版了《文海》的俄文譯釋(More Pissin)。這本書第二冊包括《文海寶韻》的俄文翻譯，原書早在俄國失蹤，第二冊也列了一個檢索西夏字的表。西田，Saito, 《文海研究》以及《同音研究》等都按左偏旁編排，但克平的表按右偏旁編排。這種表很方便，由於有的時候一個字的左邊部分看不清楚，或者在別的索引找不到，那個時候就可利用克平的表查出來那個字。

一九八三年史金波等出版了《文海研究》。這本書有影印本，校勘本，漢譯文以及索引。這本書的優點是它的索引會告訴讀者他所查的字在《文海》裡出現的每一個地方不管是在文字解釋、意義解釋、或反切的部分。

3、《同音》最早刊於公元一一二五年，於公元一一三二年再次刊印，這是所謂的「舊版」。後來西夏學者修訂《同音》，於公元一一八七年刊出新版。新舊版最大的區別在於舊版大體不分聲調，平聲和上聲都放在一起，視為同音，新版則把平聲和上聲分開，各成一類。目前流傳的是羅福成的《西夏國書字典音同》。《同音》全書按聲母分為九品：重唇，輕唇，舌頭，舌上，牙音，齒頭，正齒，喉音，流音。每一品發音相同的字放在一起，成為一組，每一組以小圓圈隔開。無同音字的叫做「獨字」，獨字列在該品的後面。每一個同音字，下面有注音。注音有一些可以跟大字組成連用關係，也有些是義近或義異為注。《同音》有兩個好處

：一、《同音》的字最多，二、文海上聲部分丟掉了，所以上聲字的音韻資料全靠《同音》才能補全。但是《同音》也有幾個缺點：(1)沒有解釋音韻的結構，(2)分別同音字群的圓圈可能掉了，或有多加，或有誤加，(3)注字沒有解釋。

一九八六年中國學者李范文發表了《同音研究》。這本書有影印本，校勘本，漢譯文，以及索引，但是這個索引只能查到大字。特點是它有兩種索引，兩種都只能夠檢索同音的大字，但是其中一種是由漢字檢索西夏字的索引。這樣有一個好處，如果我們不知道某個字西夏人怎麼寫，可以查漢字索引。

4. 一九六八年俄國學者索孚洛諾夫(Sofronov)先生發表了《西夏語文法》。這本書後面有西夏單字索引。這本書索引列了西夏的文字，擬音，文海聲調和韻類以及同音的聲母類和小類。在這個表上，Sofronov所擬的音是比較晚期的(大約十二世紀)，而文海的韻類是比較早的分類，所以有的時候，Sofronov的索引會有兩個的擬同樣的音。如果要比較早的韻類，必須看Sofronov的早晚期的對照表(西夏語文法一三六一—一三八頁。N.B.在注解以小s在前的代表是Sofronov的號碼。

### 三、目前解讀的成績：「那吉」的故事

夏譯《類林·斷獄篇第二十·那吉》

錢賊懶懶藉藉 竊得啾啾 鼠鼠剽剽 駝駝駝駝 駝駝駝駝  
那吉又名少卿謂，北海人是漢宣帝世議判為，爾時陳留地方

1 [動] (湖) [動] (丞相) 2 3

那吉字少卿，北海人。漢宣帝時為丞相，陳留

慎引駝駝 竊得啾啾 鼠鼠剽剽 駝駝駝駝 駝駝駝駝  
中，一老人有，年八十餘為。家有子無；女一有，亦他處嫁往  
[後] 4 [動] 5 6 [動] 7 [男] [動] 8 9 10 [後] 11 [動]  
有一老人，年八十餘。家富無子；有一女已適人。

竊賊懶懶 駝駝駝駝 駝駝駝駝 駝駝駝駝 駝駝駝駝  
己子妻 詞死。老人復子妻詞索在，子一詞 生。後老人詞 死。

(妻子) 12 頭 13 頭 [後] 14 頭

其妻已死。翁又娶一妻，復生一子。後翁死，

繼繼駝駝駝駝駝駝 繼繼駝駝駝駝駝駝 繼繼駝駝駝駝駝駝  
子妻子之數年詞養。前子妻之女寶物愛惜故。 後母之謀為。

[主] [賓] 15 16 頭 17 [連] 18 [賓] 19

妻育子數年。前妻女欲誣財物。乃誣後母

繼繼駝駝駝駝駝駝 駝駝駝駝 駝駝駝駝 駝駝駝駝 駝駝駝駝  
此子者我父之種 非謂。司中 詞告。州主 此事斷判 不能

20 (後裔) 21 22 [後] 頭 23 (郡縣) 24 25 (判斷) 26 [AUX] (27)

所生非我父之胤。郡縣不能斷。

繼繼駝駝駝駝駝駝 駝駝駝駝駝駝 駝駝駝駝駝駝 駝駝駝駝  
彼時那吉台省在廷尉為。疑事斷戒習執，彼處詞問。那吉曰：

28 29 [後] 30 31 32 [後] 頭 33

聞於台省。吉為廷尉，出決獄，曰。

錢賊懶懶駝駝駝駝駝駝 駝駝駝駝駝駝駝駝 駝駝駝駝駝駝駝駝  
吾聞老人之子者寒處不耐，又日中時影無謂。立即八月中彼子

[後] 34 (卓午)

吾聞老人之子不耐寒，日中無影，遂八月中

錢賊懶懶駝駝駝駝駝駝 駝駝駝駝駝駝駝駝 駝駝駝駝駝駝駝駝  
與年等童子行共，一法 衣 給穿令。異諸童子皆寒不覺。

35 26 (一律) 37 (單衣) (與) [AUX] 38

取同歲小兒，勻以單衣，諸小兒不寒，

繼繼駝駝駝駝駝駝 駝駝駝駝駝駝駝駝 駝駝駝駝駝駝駝駝  
唯老人之子色變；又諸童子與日中行令，唯老人之子影無 則

唯老人之子變色；又令諸小兒於日中行，唯老人之子無影。 [連]



”讀三，是藏夏同源。

註一：“數s2114 ndo 2.42 III 56 此字是很重要的後置詞，相當於英語的“to”，日語的“に”。《掌中珠》352有“不失於物，不累於己”，“物己”後都出現此一後置詞。

註二：“嬾”此處對譯“妻”。《掌中珠》204有“妻眷男女／嬾緝敵”，343有“索與妻眷／嬾緝敵”，哪一個是“妻”，哪一個是“眷”？《同音》283, 2341兩字互注，是否表示兩字不單用？最可能的情況為何？《類林》“劉伶”的故事有丈夫對譯曰“夫子／嬾緝”，“子／嬾”與“嬾緝”之“嬾”同。因此這裡的“妻眷”可能係“妻子”，漢語“子”弱化為詞尾；故西夏語“妻子”即“妻”，“夫子”即“夫”。又“嬾”有時亦作“敵／子”，兩字同音，常互用。這裡還有一個小問題值得注意：《掌中珠》凡“男女”皆曰“女男”，似乎意謂著西夏社會是母系社會。

註三：s0693 鞞 (其實是da, 《掌中珠》306; 子細取問／鞞鞞鞞鞞，漢字對音“捺”，則其聲母當為\**n*。外“鞞”看似對動詞“取”，事實不然。“鞞”是動詞詞類)。根據克平(Keping)的說法為表完成體(perfective aspect)的詞頭，共有七個，彼此呈分布互補的狀況。它們來自表方向的詞頭，由於動詞與詞頭的同用關係固定，方向意義遂弱化為表體態的詞頭。根據克平《唐古特語表示動作方向的範疇》一文的結論(1984:216—217)，西夏語有如下表動作方向的詞頭：

s6693 鞞	tha	離開說話者	(306)
s5479 拏	a	向上	(301, 302, 335)
s5047 鞞	ki	向近處	(346)
s5042 鞞	rija	不表示動作方向	(365)
s0653 鞞	ndi	趨向說話者	(228)
s4975 鞞	na	向下	(9/076“更新添十句／鞞鞞

大陸雜誌 第八十四卷第五期 《類林》西夏譯本之研究

錫囊鞞”) )

s4242 鞞<sup>rija</sup> 向遠處

(291: 只有否定詞可插入動詞與詞頭之間: 312, 341) (參考文獻: 林英津 1987 孫子兵法西夏譯本中所見動詞詞頭的語法功能, 史語所集刊 Vol. 58, no. 2: 381-445)

註一四：“錫囊鞞鞞敵敵敵”(240-4-11)與《掌中珠》343“索與妻眷”同，是討媳婦的意思。其後“敵”為後置詞，相當於日語的“に”。參考《掌中珠》316“罪在我身／鞞鞞敵敵”，此例沒有問題“敵”對譯“在”，是表地方或場所的後置成分，修飾的名詞(組)為“我”。但《類林》此例後置詞所修飾的為何？為什麼省略(此句主語為“老人”?)？又可比較稍後的“錫囊鞞鞞敵敵”(242-4-10)，“敵”所修飾的名詞為“鞞／他”。

註一五：西夏文的“鞞”既作對格又作所有格的記號(滿州文亦是)。從詞序看，西夏語是SOV的語言而且沒有後置詞，是西夏語近阿爾泰語。但語言的詞序可變，語序相同未必表示同源。從比較語言學的觀點，基本詞彙不太可能借用，而漢夏同源的證據是基本詞彙。

註一六：鞞 s2485(n)gi 2.10 V 54、與鞞 s4601(n)gi 2.28 V 52、一為綜合韻RII為綜合韻RI是成對的詞。“鞞”何以又對譯“數”？英語的any與one有語源的關係，德文的einig(stein)“一”，後來成為英語的any。“鞞”別處又有時對譯“時乃、或時”，可能亦由此演變而來。語意的演變總有一個過渡的線索將其連接起來。如漢語的“薪”是燒火的木材，但藏緬語的同源詞都是木材的意思。又德文的“zimmer”是房子的意思，到了英語成了“timber”是木頭的意思。

註一七：“鞞鞞／愛惜”，兩字常連用。《文海》說字以為“鞞鞞”是“鞞”加“鞞／有”的頭“鞞”造成的。#0225 12.131

藏 藏 藏 藏 藏 藏 藏 藏 藏 藏  
藏 (有) 頭 (惜) 全 此 者 各 也 各 也 不 多  
藏 藏 藏 藏 藏 藏 藏 藏 藏 藏  
與 他 人 之 謂

但其先生認為“藏”根本就是造同義字的字符而已，沒有意義。這是西夏文字造字的基本原理。西夏語的複合詞，有時為同義複詞，其中一字加字形的頭（即造同義字的字符）。但碰到非同義複詞也可能在其中一字加字形的頭。如《掌中珠》144：“藏藏/香菜”的“藏/香”，右邊的“藏”就是菜，彷彿“藏”是從香菜聲的形聲字（參考文獻：其煌城1981, 1984, 1985）。

註一八：《掌中珠》294：“藏藏藏藏/失其道故”。其中“藏/故”是“由於，因為”之意，西夏語既用後置詞，連接詞也該後置。故應於此處斷句。

註一九：“藏/謀”，可參考《掌中珠》316：“藏藏藏藏/謀知清人”，“藏/讀”也。“謀知清人”也許就是“誣告好人”，與《類林》的對譯資料合。西田譯成“學做好人”，不知所據為何？

註二〇：“藏/也，者，所”，可參考《掌中珠》315：“藏藏藏藏/我乃惡人”，351：“藏藏藏藏/七十者稀”，355：“藏藏藏藏/以富為榮”。這個字跟漢文的“者”一樣常見。《文海》的說明就是“A, A者……”。

註二一：“情/非”可比較“藏/是”，正是取“藏”的部分形體再加表否定的字符“一”。

註二二：“藏/陳告司”，301“藏藏藏藏/諸司告狀”，及306：“藏藏藏藏/與告者同”等條。

註二三：“藏/告”。見注23。

註二四：“藏/籍”，可參考《掌中珠》285，用以對譯“州主”。即

《類林》原文的“郡縣”。這個詞有時也對譯“太守”。  
註二五：《掌中珠》304：“藏藏藏藏/追千連人”，如果逐字對譯是“事到人追”；“人”指涉案諸人。可比較305“藏藏藏藏/立便到來”，及305“藏藏藏藏/令追知證”。

註二六：《掌中珠》203：“藏藏藏藏/不敢不聽”，兩“不”非同一字。請見下面“異諸童子皆寒不覺”。

註二七：西夏語有後置的助動詞(AUX)，“藏”“張”(311)“藏”均是(241-01-08)。

註二八：西夏語的“彼/藏”即“他”，注意“達”(《掌中珠》321)。漢語中古音“他”“達”同音，何以西夏語會與漢語同音？中文的“他”從何而來？漢藏語的“你我他”都語音相近，其中“你我”同源是確定的。“他”則是一個尚未解決的問題；漢語的“他”是起源較晚的詞彙。又“如此”的“此”是指示詞，但“彼此”的“此”則是人稱代詞。

註二九：“藏”S174 sin, 西夏文“省”的對音字。  
註三〇：“藏”S2426 vie, 西夏文“尉”的對音字。

註三一：“藏藏藏藏/仁義忠信”。不信曰疑，故“藏/信”加上表否定的字符“一”就是“藏/疑”。196的“藏藏藏藏/學習文業”，其中的“學習”屬早期借詞。還保持濁音的讀法，故漢字注音分別為“夷隔”與“尼習”。不過《掌中珠》時代的漢語已經變掉了。

註三二：“藏”是從漢語借來的西夏字。漢語當作「戒」。我們下面看國立台灣大學西夏語文教授其煌城先生對這個字的解釋：  
[說明]「戒」ke (戒)字從「概散」(不踰)，是「不踰踰」的意思。通常用於對譯漢語「戒」字，但在《掌中珠》裡對譯「條法」之「條」，在《論語》裡對譯「貫」字(貫習之意)。從此字之有專字，及其有進一步之引申義來判斷，此字之借入西夏語歷史很久，在《掌中珠》裡對音為

「更」，韻母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當時人大約已不知其來源了。西夏語固有的詞彙是「微」dzjer，其字從「微」(ke<sup>1</sup>) (持戒)，通常譯為「律」字(註四)

註三三：微 / 問S3415 jə 1.86 VIII-125，可比較微 / 問S4999 jə 2.77 VIII 3. 兩者為相應的平上聲，用法無別。雖然從某些用例看，隱然有「微」表現在式，「微」則表過去式或完成式；但兩字俱可加詞頭「微」(比較《掌中珠》306)。這一組綜合韻裡平聲作動詞，上聲是名詞的有十七例；反之平聲作名詞，上聲是動詞的有十二例。不過也有無別的，有六十餘例。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微」是不及物動詞，否則「微 / 彼」不須加後置詞「微 (處)」。「微」相當於日語に / 於(處)。

註三四：「微」應作「微 / 忍(耐)」，S5324 žaw 2.41 IX 100。不過這個字又根據微 S5420 žaw 2.41 IX 100。兩者同音，或者正字是「微」。

註三五：「微」S5389 ka。《掌中珠》362：微 / 等覺，「平等同樣」的意思。

註三六：「微」是「行」，或者「遊」的意思。《掌中珠》095：微 / 五行，282：微 / 巡檢司。

註三七：《掌中珠》274：微 / 萬人取則，283：微 / 恆曆院，《論語》：「微 / 禮記」。

註三八：「微 / 覺」可比較《掌中珠》316：微 / 我聞此言之「微 / 聞」。

#### 四、從「微」看西夏語文有趣的現象

從上面的故事來看，我們可以找到西夏文與漢文三個完全不同的現象。第一，在西夏語文裡，動詞都放在句子的後面。因此，我們知道西夏是一個OV(賓動)的語言；但是漢語卻是一個VO的語言。而且大部分藏緬語的語言都是OV的語言。那麼，我們就想問共同漢藏語到底是一個OV或者VO的語言？這種問題很值得想一想。還有第二個大差

別跟第一的OV，VO問題有關。格林柏(Joseph Greenberg)研究世界上的各種語言的類型的時候，發現大部分的「賓動」的語言有後置詞，而「動賓」的語言有前置詞。看完「微」之後，發現西夏文也有後置詞。葉先生(一九八九)證明有一個dative-locative (dat) 跟藏緬語的dative suffix "a" 很像。他也推測西夏文的「微」就是一個genitive-accusative marker，跟藏緬文比較之後，發現共同藏緬語有一個genitive marker。因為上古漢語沒有後置詞這種現象，而阿爾

泰語有，葉先生提出下面的意見：「漢語與藏緬語是同系的語言，後來語法上分歧的發展，外來語言的影響扮演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註五) 第三個特點就是動詞的詞頭。到今天還是沒有辦法解釋很清楚。林英津(一九八七)花很多工夫分析《孫子兵法》裡面的詞頭，但是未解決。雖然在注解13上，我提出克平的看法，但是讀了林英津的文章之後，發現情況沒有克平所講的那麼理想、單純。因此，作者希望以後學者會有興趣往這個方向去研究。

#### 五、結論

史金波(一九八九)說他和他的同事「已經把西夏文本《類林》全部譯成了漢文」，但是沒有說什麼時候會發表。其實，葉焯城先生早就把《類林》裡面的每一個詞都譯成漢文；但是真正把每一個故事的特別意思找出來的工作剛開始。這種研究需要專業的研究者去做，希望世界上的學者會繼續做，為了讓大家更了解西夏語文的特色，以及更了解這個民族的社會文化的特點。

#### 附注

註一：西夏原稱夏或大夏，為黨項(Tangut)拓跋氏所建立的王國。先世仕唐為節度使，獲賜姓李。宋時率繼遷歸降，真宗授定難節度使。二傳至孫元昊，於仁宗明道元年(一〇三二)自立，改姓嵬名氏，稱顯道元年。六年後(一〇三八)稱帝建元，改天授禮法延祚元年，國號大夏，建都興寧府(後改名中興，今寧夏銀川市)。初期疆域東盡黃河，西界玉門，南

極蕭關，北控大漠，轄二十二州。極盛時奄有今日寧夏、陝北、甘肅西北、青海東北、內蒙古西南部以及新疆部分地區。先與北宋、遼鼎峙，後與南宋、金并存。成吉思汗二十二年（一二二七）為蒙古大軍滅亡。共傳十帝，享祚一百九十年，時為南宋理宗寶慶三年。

註二：根據史書記載，西夏文字公佈於西夏大慶元年（一〇三六）據《宋史·夏國傳》稱：『元昊自制番書，命野利仁榮演繹之，成十二卷，字體方正類八分，而畫頗繁複。』今存的西夏文獻中，年代明確可考的，當以《瓜州監軍司公文書》為最早。此一文獻為草書體抄本，末尾記有『天賜禮盛國慶二年二月二日』，當一〇七一／二年所寫。元滅西夏後仍刊西夏文藏經，從元成宗大德六年（一三〇二）到仁宗皇慶元年（一三一二）共五次。

註三：見其一九八七，三頁。

註四：見其一九八一，七一—二頁。

註五：見其一九八七，二頁。

參考書目

史金波

1993a 西夏語的存在動詞 語言研究, 1983.2:215-228。

1986 西夏文譯本和西夏語研究 民族語文, 6:1-11。

史金波、白濱、黃振華

1983b 文海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西田龍雄 Nishida, Tatsuo

1966 西夏語の研究(A Study of the Hsi-Hsia Language)II。座右寶刊行會 東京

李范文

1986 同音研究 寧夏人民出版社

1986 西夏辭書《同音研究》提要 寧夏社會科學 1986.1:1-5

林英津

1987 孫子兵法西夏譯本所見動詞詞頭的語法功能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58.2

骨勒茂才 1190 番漢合時掌中珠 羅福成1924手抄本 天津貽安堂經籍鋪刊行

樊煌城 Gong, Hwang-Cherng

1981a Voiced Obstruents in the Tangut Language (西夏語的濁塞音與濁擦音)

中研院史語所集刊(簡稱集刊) 52.1:1-16

1981b 西夏韻書同音第九類聲母的擬測 集刊52.1:17-36

1981c 十二世紀末漢語的西北方音(聲母部分) 集刊52.1:37-78

1985 The phonological Reconstruction of Tangut through Examination of Phonological Alternations (西夏的音韻轉換與語音構擬) 18th漢藏語言學會議論文

曼谷

1986 十二世紀末漢語的西北方音(韻尾部分) 第二屆漢學會議論文 臺北

1987 Case postpositions in Tibeto-Burman Languages 14th國際語言學者會議論文

Keeping, K.B. (克平)

1968 A Category of Aspect in Tangut (Translated by Dric Grinstead 西夏語的體範疇)

Acta Orientalia 33:283-294 1971

1979 夏譯孫子兵法研究 Moscow.

1983 Les Kategorij Utracennaja Kitajskaja Lejsu V Tangutskom

Perevode Moskva: Izdatel'stvo Nauka.

Sofronov, M.V. 索夫洛諾夫

1968 西夏語的語法 II, Moscow.